

影印
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三二〇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續資治通鑑長編(七)

宋 李 燾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五

詳校官檢討_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_臣閔思誠

謄錄監生_臣黃維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一

神宗

宋 李燾 撰

元豐八年春正月戊戌上寢疾日昃三省樞密院詣內東門請入問聖體遣公當御藥院梁從政劉惟簡傳宣放宰臣王珪等再附從政奏乃令從政等引入見上於福寧殿東寢閣自是問聖體皆如之

兩紀並書上有疾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一

己亥詔不視事五日三省樞密院問候於福寧殿東寢閣宰臣言上未視事應合行事乞權作聖旨行出以聞事體稍重者進畫施行又言六日欲於大慶殿設消灾祈福道場七晝夜罷日設大醮啟罷日三省樞密院官並宿齋餘日晝宿在京宮觀寺院各道場七晝夜差官啟罷五嶽四瀆就遣所在長吏准此上不能言首肯之晚再詣福寧殿上書字諭王珪等自來日可只早入珪等進竹瀝三器詔賀正旦遼使令六日門辭授書賜例物

庚子執政官晚再詣內東門內侍傳宣放自此日惟一入

辛丑遼使辭於紫宸殿門外

壬寅執政官詣福寧殿東閣問候奏欲降赦天下以屢

獲豐年中外嘉靖方春發生宜有惠澤為文意許之

自此分宿本廳右丞李清臣寓門下省

甲辰大赦天下其赦法用第二等

兩紀並書
赦天下

命戶部

侍郎李定權知貢舉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五十一

二

乙巳遣輔臣詣景靈宮行禮

舊紀書丙午罷朝獻景靈宮新紀書命輔臣代詣景

靈宮

丁未中書省言上元節欲景靈宮萬壽觀神御殿排設

張樂開諸宮觀寺院門五日燃燈作樂及不禁夜不御

宣德門諸樂藝人賜物依舊給從之

御輦院言禮院

定皇太后儀衛御龍骨堞子直都虞候都頭各一人十

將長行各三十人弓箭弩直指揮使都副頭各一人十

將長行各二十人內外諸司局務監官每遇皇太后出

差官管押乞自今輪本院監官隨行從之

壬子皇城使郭忠紹言神臂弓未有教習指揮詔步人

弩手及第一等者並令兼習

癸丑廊延路經畧司言第二第四第五將出塞討賊獲

八十八級詔禁軍民兵蕃兵並與特支錢第六將解元

忠獲五百五十四級牛羊駝馬萬計詔賜將官使臣等

茶藥銀各有差

乙卯上手書字諭王珪等自今可間日入問自戊戌上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五十一

三

不豫三省樞密院日至寢閣至是上小瘳故有是旨

勅宰臣樞密親王齋禱天地宗廟三省官寺監長貳分

禱社稷及都內諸神祠

舊紀書羣臣禱於天地宗廟社稷神祠新紀書分遣羣臣禱於

天地宗廟社稷

丁巳王珪等言聖體向安御殿有期臣等不勝欣喜上

欣然首肯之

己未上移寢閣之東榻勾當御藥梁從政及醫官陳

易簡言於珪等上昨日行步多體勞有汗再感寒氣珪

等欲復日入問候又以適得間日詔諭遽復日入恐人心驚憂故且間入三省言已亥以上未視事應合行事並權作聖旨行訖以聞稍重者進畫今聖體向安前詔欲更不施行從之詔聞京城內外官吏軍民僧道各建祈福道場今已安和可令所司慰諭勿重勞費其已設道場聽滿日罷環慶路經畧司言招誘西夏韋州蕃官伯德率丁口二百五十歸附詔授伯德供備庫副使本族巡檢賜銀絹三百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五十一

四

辛酉執政官入至福寧殿王珪言制勘熙河蘭會路經略司使李憲等案熙河入界賞功狀欲候御殿取旨從之又言元豐五年十一月詔臣僚上殿劄子並送中書省取旨欲有司勘當小事權進入候畫旨施行其難行事中書省收訖奏候御殿依舊從之

壬戌河東路轉運司言經畧司去年三出兵耕種木瓜原等兩不耕地凡用將兵萬八千五百四十五馬二千三十六其費錢七千三百六十五緡穀八千八十一石

糗糒四萬七千斤草萬四千三百束又番上保甲守禦凡二千六百三十七人其費錢千三百緡米三千二百石役耕民千五百雇牛千具皆非民之願所收麻粟蕎麥萬八千石草十萬二千不償所費又預借本司錢以為子種至今未償增人馬防托之費仍在年計之外慮經畧司來年再欲耕種望早賜約束樞密院言河東經略司去歲差借民牛耕種葭蘆諸寨田及發防護軍馬保甲靡耗極邊貴價糧草錢物仍奪農時令民失業比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五十一

五

至收成不償所費詔劄與呂惠卿宜審較利害無蹈前失七年三月二十一
日七月十日可考

癸亥執政官入至福寧殿王珪言閤門見謝辭權放內不許隨放之人令入門見其上殿臣僚非召赴闕者有奏陳事權令進入並至視事依舊從之

二月乙丑朔詔朝散大夫致仕孫奇知太醫局潘璟席延賞教授邵化及赴御藥院祇候從執政請也丁卯詔邵州芙蓉石驛浮城等峒已修寨鋪其歸明戶

及元省地百姓如省地法應婚姻出入典買田招佃客並聽從便從知邵州闕杞請也

庚午詔河南大名潁昌府鄆青揚鄧州守臣訪諸通醫術者乘驛赴闕

辛未戶部言福建路轉運副使王子京乞并隣近兩浙

江南廣東復禁茶諸路仍通商未有朝旨詔在京及開

封府界陝西路通商之外並為權茶地

七年十月十七日可考元祐元

年二月二日改此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一

六

壬申詔宣德郎河東相度坑冶孫宰乘驛赴闕以宰通醫術也

丁丑詔開封府界三路保甲所養官馬生駒不赴官等

量私自市若藏買并引領牙保及所轄人各減盜及貿

易官馬法一等許人告賞錢二十千

庚辰詔州縣社壇用石為主先是河東路轉運司申明

社用石為主植木以表之禮部言祭社不屋而壇當受

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則用石為主取其堅久今太

社已用石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方其下埋其半又

按禮制天子社稷方五丈諸侯半之州縣社壇石主尺

寸廣長謂宜半太社之制於是下太常寺修入祀儀而

有是詔 詔受納稅租斛加一升蒿草十束加一為耗

舊例多者及常平租課並依例蒿草支盡有欠者耗內

聽除二分

辛巳總領熙州蕃兵將皇城使呂吉領高州刺史同總

領皇城使王瞻領嘉州刺史河州蕃兵將皇城使光州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一

七

團練使李忠傑領雄州防禦使又以一官回授其子岷

州蕃兵將皇城使沂州團練使帶御器械權本路都監

李祥升鈐轄蕃官皇城使階州防禦使包順授其子一

官皇城使岷州刺史包誠領恩州團練使皇城使榮州

刺史趙醇忠領光州團練使皇城使慶州刺史李楞占

訥支領康州團練使皇城使丹州刺史溫玉領榮州團

練使皇城使鄧沁薩勒領榮州刺史左藏庫使日朶聚瑪克

為皇城使餘以功遷者百二十四人以熙河蘭會路制

置使李憲言吉等渡河深入賊界轉戰大敗賊衆臨陣斬其將色辰岱楚賞功也 是夜四鼓開寶寺寓禮部

貢院火承議郎韓王冀王宮大小教授兼睦親廣親宅講書翟曼奉議郎陳之方宣德郎太學博士馬希孟皆

焚死吏卒死者四十人

兩紀並書開寶寺貢院火

甲申上第五女卒母朱德妃也生始七歲追封惠國公主

丙戌遣官分禱天地宗廟社稷百神 禮部言順祖及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一

八

惠明皇后遷主既藏於夾室罷忌日行香請倣僖祖忌日於景靈宮天興殿東設幄故事遇忌日於永昌院佛殿之東張幄齋設追薦詔僖順翼祖并后六位遇忌日並於永昌院設幄追薦

丁亥三省言禮部貢院火試卷三分不收一分欲令禮

部別鎖試從之

新紀書令禮部別鎖試舊紀不書

門下省言中書錄

黃前淮南節度推官呂公憲等狀各磨勘當改官乞下

吏部先引驗吏部已引驗四人奏已降出正月庚子當

引見及未引驗八人見磨勘十九人詔轉官人依例除官餘候會問無違礙依前次先引驗訖聽其皆引見後舉主有事故並不礙引見候御殿日依舊 詔日者火災可於集禧觀為民祈福道場一月罷日設大醮

宰郊詔諸朝會殿中侍御史闕牒監察御史又闕牒在京職事官起居舍人闕牒著作祕書郎著作佐郎又闕牒中書舍人其餘執事官闕牒班內官攝並報閤門諸

三省御史臺官寺監長貳開封府推判官六參職事官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一

九

赤縣丞以上寄祿陞朝官在京釐務者望參不釐務者朔參

癸巳上疾甚遷御福寧殿東閣之西間三省樞密院入問聖體見上於榻前王珪言去冬嘗奉聖旨皇子延安

郡王來春出閣願早建東宮凡三奏上三顧微肯首而已又乞皇太后權同聽政候康復日依舊上亦顧視首

首既退移班東間皇子及皇太后皇后朱德妃皆在簾下珪等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皇太后辭避入內都知

張茂則言皇太后且為國家社稷事大不宜固辭珪等請至於再三皇太后泣許珪進言自去歲上令皇子侍燕羣臣皆嘗見之今必更長立乞再瞻觀是月三省樞密院親王自朔日至今日由內東門入問候於福寧殿惟是日未後再入先是蔡確疑上復用呂公著及司馬光則必奪已相乃與邢恕謀為固位計恕故與皇太后姪光州團練使公繪寧州團練使公紀交哲宗即位公繪公紀乃遷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五十一

十

為刺史當改之上初寢疾恕密問公繪具言疾可憂狀恕聞此更起邪謀確嘗遣恕要公繪公紀二人辭不往明日又遣人招置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職方恕曰家有桃着白花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幸留一觀入中庭紅桃花也驚曰白花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郡王冲幼宜早定議雍曹皆賢王也公繪等懼曰君欲禍我家徑去已而恕反謂雍王顯有覬覦心皇太后將舍延安郡王而立之王珪實主其事與內殿承制致仕王棫共造誣謗棫開封人嘗從高遵

裕掌機宜於涇原傾巧士也故恕因之又知確與珪素不相能欲借此以陷珪他日亟問確曰上起居狀比何如確曰疾向安將擇日御殿恕微哂曰上疾再作失暗直視聞禁中已別有處分首相外為之主公為次相獨不知耶一日片紙下以某為嗣則公未知死所矣公自度有功德在朝廷乎天下士大夫素歸心乎確竦然曰然則計將安出恕曰延安郡王今春出閣上去冬固有成言羣臣莫不知公盍以問疾率同列俱入亟於上前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五十一

十一

白發其端若東宮由公言而早建千秋萬歲後公安如太山矣確深然之恕又曰此事當略設備今與平時不同庶可以自表見其曲折第告子厚同列勿使知子厚章惇字也確媿謝謂恕曰和叔見子厚具言之惇固凶險即許諾遂與確定議仍約知開封府蔡京以其日領壯士待變於外廷謂曰大臣共議建儲若有異議者當以壯士入斬之是日三省樞密院俱入問疾初亦未敢及建儲事既退乃於樞密院南廳共議之確惇屢以語

迫珪幸其應對或有差誤即以珪為首誅珪口吃連稱是字數聲徐曰上自有子復何議蓋珪實無他志但蓄縮不能先事納說所以致疑及是出語確悖顧無如珪何尋復入奏得請俱出逢雍王顯及曹王顯於殿門外悖更厲聲曰已得旨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矣奈何顯曰天下幸甚已而禁中安堵如故輔臣等各罷歸翌日遂立皇太子確悖京怨邪謀雖不得逞其蹤跡詭秘亦莫辨詰各自謂有定策功事久語聞卒為朝廷大禍其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一

十一

實本恕發之

元豐末建儲事諸家異說紹興史官既別加考定專取元祐舊文固得真實矣第恨

弗詳今參取諸書稍增益之推原後來致禍如彼慘毒敵人遂入中國者蓋由王珪任首相不早建白立太子致蔡確章惇蔡京等得乘隙造謗而萌芽則自邪說發之其令蔡京領劄子入內庭確悖當時亦必有他說給珪故珪不以為疑然開封知府何與朝廷事此正坐珪愚聞耳若珪能即拒絕既無疑似之迹則橫禍又何從而來疑似之迹當時不過如此耳其後浸淫轉加增飾遂有宣訓事紛昆事黃履疏高士京書至蔡懋宣和間劉子用誣訕文字托名御製誠可為痛哭也非建炎初聖主覺悟果斷明辨則朝廷之禍豈有極乎此事既存真實仍悉取異說附見於後庶觀者曉然究其真實謬妄小人情狀無所遁逃亦猶孟子必著許行楊墨等語不用掃除絕滅之也哲宗新錄宣仁聖烈皇后傳云先是元豐七年三月大燕中燕延安郡王侍立王珪率百

官賀及升殿神宗又諭王與珪等相見復分班再拜稱謝是冬諭輔臣曰明年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神宗彌留後教中人梁惟簡曰令汝婦製一黃袍十歲兒可衣者密懷以來蓋為上倉猝踐昨之備神宗太母所以屬意於上者確然先定無纖介疑邪起傾危士也少遊光公著間蔡確得師保語求所以結二公者而深交起確為右僕射果遷起居舍人一日確遣起要后姪光州團練使公繪等二人辭不往明日又遣人招置東府確曰宜往見邪舍人起曰家有桃著白花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遺藏幸留一觀入中庭紅桃華也驚曰白花安在起執二人手曰右丞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冲勿宜早定議歧嘉皆賢王也公繪等懼曰君欲禍吾家徑去已而起反謂后與珪為表裏欲舍延安而立其子顯賴已及悖確得無變確使山陵韓縝蕭前具陳起等所以誣太后者使還言者暴其姦再貶知隨州尋竄新州劉擊拜右僕射起坐黨與謫監永州酒稅新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一

十一

錄載建儲事具此確貶新州起責永州皆元祐四年五月事擊拜右僕射乃六年二月事不知新錄何故相連書之起除起居舍人在元豐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方神宗寢疾時起但為職方員外郎公繪公紀還團練使在哲宗即位後此時但為刺史耳新錄稍似抵牾今改之又不知所稱挑着白花出何等文字當考按挑着白花事見高世則紹興六年十一月所供納史館冊內第十一事此史官所據也冊凡四十一事今不具注趙子崧中外舊事云元豐末命公正明白王蔡二相初無矛盾特出邪起妄作耳王文恭公薨時舉朝名士挽詩皆以立子之功歸之當時無異論也自司馬溫公入朝起乃用捍闔之術欲合蔡公於溫公溫公不疑初亦稱其材羣僚大懼既而公議不容乃出守宛邱會起亦憂去因梁左丞燕過懷起見之休梁論蔡之功不宜遠外自此時政記日錄明著元豐八年三月事以示後世且曰官

家是神宗長子子繼父業乃是本分昨神宗服藥時將
官家所寫佛經宣示宰執其時衆中只是首相王珪曾
奏乞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其餘人別無言語今安燕
其時亦在盡見子細確有何策立功勞若是確他日復
來欺罔上下豈不為朝廷之害恐官家制御此人不得
於社稷不便所以皇太后不避姦邪之怨因其自敗如
此行遣蓋為社稷也嗚呼堯舜之明不過如此確既死
其子慙衣齊衰立憑公喪筵唐突告變章雷州力主之
王文恭公之子仲修錄章所為挽詩二章刻石慙于相
府章慙不能答方元祐初太皇太后嘗榜高公繪之門不
得與邢恕相見慙之姦惡未可殫舉蔡魯公亦畏之蓋
初事元度密間其兄弟後事攸又間其父子然卒引致
西府者使監攸也宣和間結梁師成至請太上皇親述
確傳指斥太皇太后無所不至又推恩其兄承弟莊皆
從官子堅卑皆郎官婿邢恕曾詠王晉明皆監司善善
及子孫未聞及子婿蓋欲激去鄭燕公耳夫王馬王之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五十一

丙

事與鄭何與本朝官禁之嚴古今所無慙乃謂神宗太
漸確使妾趙氏入見長樂趙氏莊之母也故宣和間封
夫人又謂使府尹蔡京挾創子入內隨徐王尤可駭寸
及豈能入皇城况危疑時此不可欺三尺童子而卒用
以富貴數世安而無禍天難諶哉子菽又云余既書
元豐末命紹興二年四月避地潯江偶司諫韓瑄叔夏
謫監潯州鹽稅暇日語及因借得其父文若記莊敏丞
相作樞長時神宗服藥日久韓一日語張璪曰上服藥
日久建儲如何璪曰子厚多口試說與看韓乃語章惇
惇曰此議甚好說與二相亦以為然約集議于密院南
廳屏人留筆硯一副紙數幅就坐久之皆無語韓視王
珪曰今日之議立延安郡王為太子延安郡王去年上
已令侍宴出見羣臣又有旨四月一日出閣此事何故
都無一言珪曰諸公之議亦珪之意也別有何疑張璪
推筆研紙與章惇令於紙上寫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
來日至寢閣召內臣張茂則曰今日奏事欲立延安郡

王為太子茂則令於御榻前設案王珪將所書紙鋪在
案上奏欲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時神宗風暗不能語
但慘怛久之衆人皆拱立未敢復言時太妃亦在帳中
露半面國婆婆抱上坐頃之再奏國婆婆云聖意已允
張茂則云聖意已允王珪問張茂則太后在甚處太后
自云在此中茂則令內臣張簾太后在簾下云相公等
立得這箇孩兒便好這孩兒真是孝自官家服藥只是
喫素寫經簾內出經兩卷一卷延壽經一卷消災經逐
一卷後題云延安郡王臣某奉為皇帝服藥日久寫某經
一卷願早康復自簾內宮人抱出哲廟哲廟裹帽子著
衫帶立於簾外諸公環侍久之無他語遂宣制施行後
神宗上僊宣遺制立皇太子內外忻戴初無異聞已上
韓氏手錄不敢增損一字按子菽所書與邵
伯溫辨証所載並同辨証具注在三月甲午朔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五十一

五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二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八年三月甲午朔執政詣內東門入問候皇太后垂簾皇太子立簾外皇太后諭珪等皇子精進好學已誦論語七卷略不好弄止是好學書自皇帝服藥手寫佛經三卷祈福因出所賜經示珪等書字極端謹珪等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五十二

一

拜賀遂宣制立為皇太子改名煦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又詔軍國事並皇太后權同處分候康復日依舊未刺執政再入問聖體進呈立皇太子例降赦皇太后諭珪等皇太子立大事已定天下事更在卿等用心珪等言朝廷法度紀綱素具臣等敢不悉心奉行自此執政日再入舊紀書甲午立延安郡王傭為皇太子改賜名某詔軍國事皇太后權同處分新紀同舊宗立為皇太子舊錄誣誘紹興各官已具辨明文字甚多今姑存其目新錄辨誣第一卷凡六段又高遵裕傳又燕達傳又荆王顯傳又蔡確傳又鄧潤甫傳又劉惟簡傳又舊錄紹聖四年五月已巳又紹聖四年四月二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五十二

二

皇太后垂簾宰臣已下起居皇太子立於簾外與王珪等相見皇太后宣諭珪等皇太子極是精俊好學已誦七卷論語畧不好弄止是學書自皇帝服藥手寫佛經三卷祈福因出所賜經三卷示珪等書字極端謹珪等再拜且謝且賀退文武百僚赴文德殿聽宣立皇太子制未刺再入問聖體次進呈立皇太子例合降赦次進呈皇太后允之乃諭珪等皇太子建立今來大事已定天下事更在卿等用心珪等奏朝廷法度紀綱素具臣等敢不悉心奉行乞上寬聖體應退臣奉勅提舉修撰神宗皇帝實錄取索到元豐八年春季門下省時政記照會得其年二月二十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皇帝自皇子延安郡王立為皇太子次日文德殿宣制及同日皇太后宣諭等事謹具錄如前深慮更有未盡事節伏望檢會降下以憑修撰取進止五月日臣大防劄子奉御批覽所奏當日事皆得其實惟初得神宗旨奏皇太后權同聽政一事所記未盡亦恐當日事干禁中隔

十四日丁未又十一月梁燾傳又元符元年二月張士良獄辭并邵伯溫專著辨誣所載證據訖建炎初並別錄在後惟呂大防實錄院奏請批付事仍具註此下蓋邵伯溫辨誣所不載紹興史官亦未見也呂大防提舉修實錄奏請批付事臣燾嘗見之大防孫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世修紹興二十九年九月世修子寬仁者實從成都府路轉運司徽進入國史院訖今具錄如後付呂大防御寶封元豐八年二月三日門下省時政記二月二十九日癸巳寒節假三省樞密院詣內東門進勝子入問聖體面奏去冬曾奉聖旨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閣今來聖體連豫欲望早建東宮凡三奏上三顧微肯首而已時疾勢彌留矣又奏皇太后權同聽政候康復日依舊上亦顧視肯首既退即移班東間垂簾見皇太后具所奏如前皇太后辭避近侍奏云且以社稷為念不宜固辭至於再三泣許退三月一日甲午寒節假三省樞密院詣內東門進勝子入問聖體

簾外臣不得悉知今可於皇太后字下添入所批事實
近侍乃張茂則也今連元泰在前闕請依前件御寶批
事理照會施行又關修神宗皇帝實錄院準此元祐四
年五月日臣具劄子奏稟元豐八年二月三日門下省
時政記內事件準御寶批於皇太后字下添入事實貼
定降下臣已依批降貼定指揮關實錄院照會施行去
訖謹具奏知元祐四年五月日臣劄子七月日押元祐
寶錄云移班東閣皇子及皇太后皇后朱德妃皆在簾
下珪等奏請皇太后推同聽政皇太后辭避張茂則言
皇太后且為國家社稷事大不宜固辭珪等請至于再
三皇太后泣許珪進言自去歲上令皇子侍燕羣臣皆
嘗見之今必更長立乞再瞻觀此皆所批事實紹聖重
修乃削去紹興本已復依元祐本增入新錄辨舊錄誣
謗今具錄如後哲宗實錄辨誣卷第一太子未建中外
洵洵皇弟雍王顥問疾輒穿帳徑至皇太后所語見官
嫗不避神宗數怒目視之顥無復忌憚臣等辨曰據曾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五十二

三

布手記神宗違豫岐嘉二王日詣寢殿問候起居及疾
勢稍增太皇太后即時面諭並令還宮非論宣召不得
輒入自太子未建至無復忌憚四十二字並刪去皇后
憂恐出財佛祠設齋揭榜曰延安郡王祈禱冀天下知
王長立能致恭孝臣等辨曰神宗寢疾皇后出財設齋
意在祈禱而已豈得便懷希冀預為闢防此實厚誣欽
聖自皇后憂恐至能致恭孝三十字並刪去二月神
宗疾甚幸郊輔臣入問至紫宸殿顯乃邀於廊曰軍國
事當請皇太后垂簾又奏乞止宿侍疾皇后力爭得不
宿既而留禁中曹王顯履牽臂引出臣等辨曰國朝親
王宰執法制甚嚴未嘗交談所謂皇后力爭者皇后於
親王無相見之禮若謂與宣仁力爭則竊聞宣仁聖性
嚴毅人不取犯欽聖孝恭備盡婦道豈有力爭之理引
肩之說尤為怪誕不惟誣謗二后亦且不知祖宗家法
及國朝典禮自二月至引出六十字並刪去右僕射蔡
確懼乃以建儲意問左僕射王珪珪不答確益懼不知

所出事愈急會確母得入禁中皇后使諭確使外託主
兵官燕達等輔立又因內侍閻守勲論確協力早定或
謂確曰此大事也請與眾詢珪不言則正厥罪是時輔
臣韓鎮安燕章孫孝清臣陰持兩端喋不語確獨約門
下侍郎章惇共力蔡已輔臣聚南廳確謂珪亦不
語確曰去春延安郡王侍宴嘗有旨來春出閣議已定
不言何也惇曰言之是則從不則與公偕死珪始曰上
自有子何議之有是日晡詣榻前奏曰去冬得旨皇
子延安郡王今春出閣乞立為皇太子以係天下三奏
神宗三顧肯首又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以俟康復神
宗方顧視肯首既退不待奏請殿東閣已垂簾於是輔
臣簾前具奏被旨如前皇太后泣許是日顥羣幕欲入
願力挽止之臣等辨曰國朝宰執母妻入禁中有時豈
有確母獨得入禁中者據曾布手記元符末欽聖云章
惇等誤哲宗處多布言只如言宣仁及大臣有傾搖廢
立意以此激怒哲宗恐無以取信遂云神宗非宣仁所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五十二

四

生欽聖云宣仁是慈聖養女嫁與英宗當時是甚事勢
又宣仁實妬忌方十六七歲豈容有他人所生之子廢
立事亦寬他契勘京卡等既修成史錄即將時政記盡
皆焚毀肆其誣謗何所稽考若當時委有前件事因欽
聖於此豈不說及亦豈可掩又據實錄及會要等書元
豐七年三月丁巳大燕集英殿中燕延安郡王侍立宰
臣王珪率百官賀神宗宣答曰皇家慶事與卿等同深
欣懌及升殿神宗又諭王與珪等相見復分班再拜稱
謝就坐久之乃退是冬神宗諭輔臣曰皇子明年出閣
當以呂公著為師保八年三月甲午輔臣王珪等入問
神宗聖體皇子立簾外宣仁諭王珪等曰皇子精俊好
學已誦論語七卷略不好弄止是學書自神宗服藥手
寫佛經三卷祈福因以經示珪等字極端謹珪等拜賀
是日降制立皇太子曾布手記亦言建儲之際大臣未
常啓沃皇太后內出哲宗手書佛經宣示執政遂令草
詔恭惟神宗與子宣仁立孫本無間隙事已素定而姦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五十二

五

邪誣罔盡以為蔡確章惇定策之功自右僕射至挽止
之二百八十三字並刪去太子立皇后謝皇太后薦中
太后抵后胃曰事遂矣其後欽聖數指胃示上曰痛猶
在也上泣謝臣等辨曰指胃之事雖士庶之家婦姑之
際有所不為而謂宣仁為之指胃以示上曰痛猶在也
欽聖果出此言乎哲宗泣謝尤為虛誕不知何所依據
而為此說况欽聖宣諭宰執以謂宣仁則其事可見
此一段宣仁欽聖哲宗皆被誣謗姦臣為利何有於君
父無所忌憚一至於此自太子立至上泣謝三十七字
並刪去如望之肅然履帝位若固有之臣等辨曰哲宗
天性至孝當神宗初晏駕哀痛之心必見於形容如望
之肅然履帝位若固有之似誣聖德今刪去高遵裕
傳元豐末神宗寢疾儲嗣未立宰臣王珪初懷猶豫嘗
密召遵裕之子士充問遵裕所欲立意遵裕聞之泣且
怒戒其子勿復往既久語聞臣等辨曰哲宗嫡長仁聖
立儲定於侍燕之日而乃王珪問所欲立於遵裕此豈

遵裕所得與聞者姦臣為說意在誣謗宣仁自元豐末
至既久語聞五十二字並刪去燕達傳進殿前副都
指揮使拜武康軍節度使元豐八年神宗寢疾益甚會
確母入禁中皇后使諭確外託主兵官燕達等輔立皇
太子遵裕神考升遐宿衛於內東門百官朝晡臨由垂拱
殿入皇族親王由內東門入達謂人曰天子新即位我
坐甲於此以備非常萬一有姦人隨皇族而入則事起
不測又豈能人人辨之將入上奏人或止之曰皇族之
事非所當言言之恐被罪達曰我蒙先帝大恩拔擢常
在眾先言之苟當雖死何憾遂奏上大臣嘉嘆之臣等
辨曰蔡確誣謗事朝廷已追正其罪記燕達輔立皇太
子事合刪去荆王顯傳及神宗疾徐王顯有親幸意
每侍疾數牽幕直入顯屢挽止之朝遇蔡確數以言促
確曰延安郡王太子也不立何待確猶豫未決顯曰晚
則他人是有神宗疾甚顯欲留宿禁中顯奏得弗宿太
子立顯內助居多逮元祐初始賜第咸宜坊曰親賢宅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五十二

六

居之仍賜國子監書諸子自勝衣以上趨拜應對甚謹
上皆命進官自太皇太后聽政願非大朝會未嘗進見
間遣使宣召顯曰未復辟不敢往澹泊謙畏喜筆札飛
白篆籀皆工宿禮官僚去輒奏留久者至十餘年喜釋
老書尤好書手著普惠乘閑集効方數以藥救病者其
仁厚天稟暴得疾左右不以聞太皇太后不及問至薨
口鼻皆流血又或止之亦不果臨奠方國危疑皇嗣未
立顯能不負神考奮不顧身為宗社計雖古之所謂臨
大節而不可奪者何以加諸臣等辨曰此正蔡確等傳
會一時之說謗誣宣仁聖德者實錄元豐八年三月載
上即位事辨之詳矣此一節合刪去蔡確傳元豐六
年秋確與中書侍郎張璪奏事崇政殿上悲不自勝謂
確曰天下事止此矣確駭曰敢問所因上曰子幼奈何
確曰陛下春秋鼎盛忽有不祥之言不審所謂上曰天
下事當得長君維持否確曰延安郡王陛下長子臣不
知其他臣有死罪已不敢奉詔上曰卿果能為社稷計

宜早定確與璪俱進曰臣等敢以死守上曰善確被顧
託乃謀欲請王出閣建儲議不協又意上特悲思無聊
耳猶豫不決七年春延安郡王出侍宴集英殿確始奏
請猶欲來春出閣上可之後因有對者言及確上曰羣
臣皆先皇帝遺朕者如確自小便朕親擢至此必不負
朕然氣弱得人輔之乃可確聞益自奮久之八年正月
神宗疾彌月皇嗣未立中外洶洶確始懼乃以建儲事
問左僕射王珪珪不答確亦懼不知所出急會確
母得入禁中欽聖憲肅皇后諭確使外托主兵官燕達
等輔立又因內侍閻守懃諭確早定或謂確曰此大事
也請與眾詢珪不言則正厥罪是時輔臣韓鎮安熹張
璪李清臣持兩端喋不語確獨約門下侍郎章惇共力
癸巳輔臣聚南廳確謂珪珪亦不語確曰去春延安郡
王侍宴嘗有旨來春出閣議已定不言何也惇曰言之
是則從不則與公偕死珪始曰上有子何議之有是日
日哺議定詣榻前奏曰去冬得旨皇子延安郡王今春

出閣乞立為皇太子以保天下三奏神宗三顧肯首臣等辨曰祕書省國史案文載太皇太后御崇政殿宣諭三省朕確事七百一十三字甚詳其間云皇帝是神宗長子子承父業其分當然昨神宗服藥既久曾因宰相等對時吾以皇帝所屬佛經宣示其時眾中止是首相王珪因奏延安郡王當為皇太子餘人無語安燾其時言恭確班在珪下何以獨謂更有定策功邪安燾奏曰當時惟首相王珪一人奏對太皇太后遂泣下開許便批聖語其餘執政更何曾有言況前年上宣皇太子使見此修定進呈豈容外人敢如此妄說謹按此事已修入元祐四年五月丁亥蔡確責授英州別駕新州安置事下詳此即確傳前項所載顯為誣謗今刪去六年秋至三顧肯首四百六十二字確終坐熱而梁燾等猶論不已遂責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確受先帝顧命姦臣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二

睥睨坐誣投遐荒乃命中使馳傳押至殿所屢經赦罪無不得宥獨確四年不得還八年正月六日卒貶所年五十七天下莫不冤之臣等辨曰確終坐熱是吳處厚繳詩事梁燾等猶論不已是確自稱受遺事若為一說使後世不可曉又皆誣謗之言今刪去確終至寃之八十二字鄧潤甫傳元祐用事之臣結黨排陷坐製蔡確麻詞妄言有定策功以龍圖閣學士知亳州臣等辨曰按元祐時政記當神宗末命宣仁聖烈皇后以哲宗所屬經宣示宰執當時惟王珪進對餘人無言且哲宗以神宗長子嗣位孰有間言而潤甫於麻制中推確定策之功欺罔明甚史官乃謂元祐之臣結黨排陷是誣也今刪去十字內臣劉惟簡傳云云方神宗疾蔡確入問惟簡深密不詳見上惟簡屢以太子促之確猶豫一日惟簡取帷外燭引確見上確知疾革遂立太子上即位確懼選惟簡等十人朝夕左右輔弼姦人方睥睨未閱月黜惟簡餘九人悉罷人莫不寒心臣等辨曰哲

宗之立為太子非由蔡確確身為宰相不思宗社大計而因宦者所促遂立太子寧有是理自方神宗疾以下八十五字合刪去舊錄卷第六十一結聖四年五月已巳三省言按梁燾傳在元祐時內扶黨類外交權臣邪謀詭計無所不至宣仁聖烈誠心德意不能動搖皇太后皇太妃保佑擁護朝夕備至故惟簡行不得逞其姦心原其罪惡族滅為宜陛下寬仁止從投竄然間惟簡行尚有親戚供職禁中此曹私心各懷危懼何可更充內侍伏乞聖斷索惟簡行親戚并素所厚善逐出外臣等辨曰此一役雖推尊東朝歸罪閹尹原其誣謗之意尤為深切今刪去七十六字舊錄卷第六十七紹聖四年十一月梁燾傳吳處厚繳進蔡確詩疏其怨謗燾與吳安詩劉安世協力攻之欲以悖逆不道寃確必死又造為險語以激怒宣仁彭汝礪救解之且諸罪處厚臣等辨曰以實錄考之蔡確自以為策立顧命之臣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梁燾嘗踴躍論之而史臣以為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二

造為險語激怒宣仁其誣罔甚矣今刪去舊錄卷第七十元符元年二月張士良獄辭間有臣僚奏請東朝還政者行輒詆之曰此不忠不孝之人也匪其奏實摺中不以聞東朝亦不以聞於上及與呂大防往來以合密賜大防妻皆不開上臣等辨曰宣仁遺語云欲釋天下之重負就東朝之燕閒復辟以時實吾之志是臣僚前此未嘗有請還政章奏或有之則宣仁在上豈容陳行藏匿又呂大防妻為國夫人必歲時入朝三宮如太皇太后賜合容有不必問上之理史臣此言顯屬誣謗今刪去前件五十九字又奏除范純仁右僕射召文彥博平章事臣等辨曰宣仁進用大臣豈至謀及中官史臣妄意簾帷易欺增重陳行之罪所以汙謫聖母不知無根輕發不可以欺天下後世今刪去前件十六字先是文及甫元祐五年以書抵邢恕其書有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及以狀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其徒實繁氣燄可畏等語於是詔恕繳元書書至命京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九

傳究問及甫蓋以劉摯為司馬昭以耿躬為主上其徒謂王巖叟梁燾劉安世孫升韓川等輩京博進呈上曰元祐人果如此京等曰誠有是心然反形未具摯等已責退方上曰若陳衍朕親見之不可貸故有是命臣等辨曰文及甫書乃六十四卷粉昆事不當再錄於此此事是宣仁聖烈事跡冊中具載博卡欲廢宣仁哲宗怒抵其奏於地遂追張士良於雷州將脅成其獄以逞餘憤士良不可屈而罷今云上親見陳衍之罪蓋誣也刪去前件一百四十四字按粉昆事新錄在一百三十卷舊錄於六十四卷畧載其詳在此卷第七十丁未三省言元豐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黃履奏訪聞兩府大臣嘗議奏請皇子就傅建儲事王珪轉語李清臣云是他家事外廷不當管也蔡確章惇聞之對衆窮其所立珪不得已方云上自有子惇確乃宣言於衆其議遂定臣又聞王珪陰交高遵裕嘗招其子士欽傳達語言臣伏思陛下推大公至誠之心以觀位處珪以鼎餽養珪凡十有六年今聖躬偶感微疹而珪已懷二心此而可容何以示懲勸於天下黃貽子近有高士英者輒至臣家稱上服藥中若皇太后或皇后權同聽覽則傳命者審臣正色答之以為豈可私議臣忝竊位中執法士英尚敢率爾如此發言今珪無故輒招士充又對清臣有如此言竊慮必有奸謀至三月初履又言大臣體國休戚一均事有推宜自合奏稟豈得私有所召及稱不當管他此而可容何以懲勸臣於左僕射王珪議儲之際既聞其然不敢不論今已累日未見施行臣伏思之使臣之言果合義則珪不可以無責使臣之言無補於事則臣不可以無罪今皇太后權同處分建立儲位以安天下臣雖萬死猶生之年伏望朝廷早賜指揮又紹聖二年十一月內右正言劉拯奏先帝疾宰臣王珪持二心臣僚嘗具彈奏蔡確等定策受顧命輔翼陛下已而權臣擅政確等繼被逐又恐他日復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十

用為已禍也於是因事誣毀擠之廢死之地而後移定策之功於王珪之薨也賜定贈官錫子教葬特厚而確死投竄之地雖蒙昭雪復官爵恩例比珪甚薄且父子繼世雖有定例神器輕重亦繫一時功罪不明孰大於此今為忠者被禍為姦者受賞何以教天下示後世伏望究珪之罪錄確之功優加恩典又今年官苑副使西京第七副將高士京追狀稱先臣遵裕當先帝服藥危疑之際有故宰相王珪召臣親弟承議郎士充密議取決於先臣欲知太皇太后意所欲立蓋為是時先臣為高氏之長又知先帝太皇太后常聽用故求相問尋時先臣泣下大起曰姦臣敢如此况國家自有正統何決於我遂叱罵故弟士充如敢更往即杖汝死尋將此意指說與先辟機宜官王穰自可照證竊念先臣昨因攻取靈州師老糧匱大河不凍故不能上奉聖訓責置散官遂先朝露其後雖稍加褒復然未嘗別加贈典又不獲伸訴於陛下欲乞優加褒贈又給事中葉祖洽言先皇帝所以待王珪可謂厚矣自翰林學士承旨擢為參知政事自參知政事擢為右相自右相擢為左相在政府凡十六年又擢其子為館職自珪之身及其兄弟子孫皂隸凡受朝廷恩命者臣不知其數然則先帝之於珪可謂無負矣當先帝遠豫至於大漸儲位未正中外皇皇延頸以望珪為上相衆目所視所宜率先建議肯定大計以慰宗廟珪乃持疑顧望含糊不决至於同列以大議迫之不得已而後應不知珪意安在使珪之臣於是時適在朝廷親聞士大夫之論藉藉罪珪已而珪死天下莫不快之然其時朝廷所以賻贈周恤恩禮過厚仍賜甲第一區莫非異數臣聞特恩賜第所以待殊勲異德為臣不忠何以得此乞下有司正王珪之罪以戒天下不忠不孝之臣使知治世典刑無前後之私也祖洽又言臣嘗論王珪背逆不忠之罪未見施行不知所為若以珪之事為無實迹耶則當時二三執政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五十二

十一

尚在及見今侍從間甚有知其詳者皆可考正其事黃履為御史中丞嘗論之於前劉拯為右正言又論之於後近日高士京又極陳其狀伏惟陛下察臣之言出於公論稽合羣情決於獨斷以慰中外詔王珪遺表恩例並行追奪其子孫與次遠監當差遣仍永不得注近京路分所賜宅拘收入官故承議郎高士充特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制曰臣無二志戒在懷姙國有常刑議難逃罪其申後罰以正往愆故金紫光祿大夫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贈太師王珪竊文華之上料躬柔險之誠行馴致顯位遂居冢司先帝優容臣隣務盡禮意掩覆瑕慝多歷歲時卽山之恩毫髮未報屬在彌留之際是謂憂疑之時欲豫安於人心當蚤正於國本矧復昭考與子之意素已著明太后愛孫之慈初無間隙而乃妄懷窺度專務嬖阿指朝廷為他家用社稷為私計同列誦詰久無定言陰持兩端不顧大義僅免生前之顯戮更叨身後之餘榮公議不容舊疏具在返覆參驗心跡較然使其免惡於一時難以示懲於萬世貶從散秩追正誤恩庶令官邪咸知警憲可特追貶萬安軍司戶參軍邵伯溫辨誣曰邢恕誘高士京上書論其父臨死時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高士充來問我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斥士充去恕又不考究高遵裕既坐知慶州日建議取靈武事敗神宗敗遵裕散官以宣仁故免安置留京師宣仁后尤不喜雖該哲宗登位覃恩亦不許叙又安能預策立大計博卡但欲誣罔宣仁遂贈遵裕節度使遷士京皇城使特追貶王珪崖州司戶參軍貶高士充散官至元符末高士育上書自稱遵裕幼子其父最愛父病且死未嘗離左右不見士充來說王珪所問之語士京亦不在父所時欽聖后垂簾特與士育改文資除環慶路經畧安撫司幹辦公事蓋察其言之實也伯溫見高公諫言士京乃遵裕假子士育實遵裕幼子士京既為邢恕所誘作此事恨章惇不甚進用之屢欲自陳虛妄南北宅高氏皆絕之靖康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五十二

十二

初諸王府贊讀江端友上書論士京事甚詳端友與高氏子孫相熟也邢恕又言黃履在元豐未曾有章疏言宣仁后欲立徐卽事伯溫後在同州於曾布之子絳履見曾布手記當時事一編云桀中元無黃履文字黃履家出葉草入獄為詔黃履與恕自未第而交遊相善恕亦與履同謀也王概京師人善口辯好議論熙寧中為熙河路走馬承受致仕家富遊公卿之門與邢恕為死黨伯溫嘗見王概尚洙李洵于恕所皆妄人也後章惇因起薦落職致仕除知北平軍未幾死其子直方不以父為然每為士大夫言父晚年病心後直方亦死無子與晁載之相善以平生所收書畫歸載之觀直方所留書畫於其間得王概與邢恕往來書一通皆共謀誣造諸人廢立事者靖康元年月日諸王府贊讀臣江端友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伏睹宣仁聖烈皇后當元豐末垂簾聽政保佑哲宗皇帝起司馬光為宰相天下歸心馬九年之間朝廷清明海內又安人到於今稱之其大公至正之道仁民愛物之心可以追配仁宗至於力行祖宗故事抑絕外家私恩當是時耆老盛德之士田野至愚之人皆有復見女中堯舜之語其功德巍巍如此天下歌誦如彼而一邢恕造無根之語以為謗議使後世疑焉如日月之明而浮雲蔽之臣不勝痛恨初元豐中高遵裕大敗於靈武責散官安置未幾神宗崩哲宗嗣位宰相蔡確以謂遵裕者宣仁族叔也即建請奪復以悅宣仁之怠而不知宣仁之不私其親也宣仁黨中宣諭曰遵裕後即師數十萬先帝緣此震驚惶惶成疾以至棄天下今肉未寒豈忍遽私骨肉而忌先帝乎即日批出曰遵裕得罪先帝今來垂簾凡高氏推恩獨不及遵裕確謀大沮後確責知安州作詩譏訕坐貶新州而邢恕乃確之腹心也偶遇遵裕之子士京中山同官遂以垂簾時不推恩奪復事激怒之使上書言王珪曾遺遵裕之子士充來議策立事遵裕斥去之士京庸懦不識字實恕教之為書士充疎遠小臣素不識珪